

## 編輯室的話

入秋之際，「看!媒體---媒觀報告」第三期姍姍來遲。遲到的原因固然很多（例如主編總是愛拖稿，且不時和發行人熱烈的交換意見），但最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編輯群力求這本刊物的盡善盡美。「看!媒體---媒觀報告」自4月出刊以來，就持續朝著「內容上力求豐富、並同時兼顧整體設計」的目標，也許目前離理想尚有一段距離，但這一直是我們希望完成的使命。

（可能有點自吹自擂，但以上為肺腑之言）

本期封面專題為原民台專題，試圖在最近發生的原民台台長爭議，提供比較完整的觀點。重量評論則有羅世宏和郭力昕兩位老師對於台灣和中國兩地媒體的觀察。另外在8月22日由一群關心台灣媒體的學生和教授所發起的「挺建民、嗆TV」抗議活動，本刊亦有現場的紀實報導。此外，還有針對本會於7月初所舉辦的「2006媒觀新聞營」活動側寫。

最後，希望大家能不吝批評與指教，無論是在內容或是設計上。

## 本期要目

### 封面故事

原住民與公廣集團的對話 / 金惠雯

原民台一週年總檢討 / 舞賽

除了關心台長身份，更應關心原民台的制度性保障 / 管中祥、林福岳

### 人物專訪

從公視基層工作者的困境與憂慮看公視工會的勞動價值 / 林靖堂

### 公民發聲

這樣的抵抗是不會結束的 / 李季穎

名人抱怨媒體錄 / 鄭國威

### 重量評論

總統和媒體都該反省 / 羅世宏

對中國大陸媒體的一些新印象 / 郭力昕

### 2006媒觀新聞營

小小的力量也有改變環境的可能 / 楊玉蘭

拒絕消費是我們的武器 / 許家雋

堅持的清流會有實現的一天 / 陳亭儒  
成為「耳聰目明」的閱聽人 / 管中祥

### 媒觀讀冊

「有怪獸」兩段式觀影札記 / 西瓜





# 原住民族公共電視

作者 / 金惠雯（台灣原住民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自從公共電視完成原住民電視台台長的徵選作業，選出了一位非原住民籍的虞戡平導演擔任準台長之後，原住民界就針對原住民電視台的台長是否適合由漢人來擔任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聲音。為了讓關心這件事的朋友能夠更進一步地對話，由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主辦，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協辦的「原住民族與公廣集團的對話」論壇在九月廿三日上午假台北市城鄉會館登場，與會的引言包括有公視孫大川董事、師大地理系汪明輝副教授、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娃丹、烏碼它工團成員阿洛·卡力亭·巴奇辣以及東華大學林福岳助理教授，透過引言人和與會者的對話，希望能針對原住民電視台的經營與未來發展提出更多的想像，進而對於台長的人選能提出建議與看法。

身為公視唯一一位原住民籍董事，同時也是原住民電視台諮議委員會召集人的孫大川教授，首先說明了在公視發展脈絡下的原住民媒體人才培訓的過程，並且也指出，由於徵選條件中並未規定台長必須是原住民籍的主要原因在於人權的考量，也就是說經營電視台所需要的專業與能力，前提不應只是因候選人非原住民籍而影響其爭取該職位的權利。因此在經過兩輪的篩選之後，基於綜合考量，認為台長必須要能整合現有的以及外界的資源，才能讓原民台經營的更好。所以才會在最後三位候選人中選出虞戡平先生擔任台長，也相信透過諮議委員會的監督，可以保證原民台的經營仍然可以保有原住民的主體性，未來也可以朝向修改遴選辦法的方式，增加台長需限定原住民籍擔任的限制，但在程序完成之後，請大家改以監督的態度來面對，相信可以從制度面來使原民台做的更好。

曾經發言表示反對原民台台長由漢人擔任的汪明輝教授則指出，原民台的台長既是整個電視台最重要的領導人，就必須對原住民族的事務和未來的走向有清楚的概念，經營電視台所需要的專業是可以培養跟累積的，就如同孫大川教授也非媒體專業，同樣能在公視擔任董事一樣，重要的是原住民族的代表性問題，如果從民族自決的核心概念來談，就是有關原住民族的事務是可以自主決定的，但從整個台長遴選的過程來看，原民台的經營不過是換了一批人而已，並沒有處理到民族自決的層次。對於原民台加入公廣集團的問題，汪教授更認為，所謂的原民台公共化，指的應該是把原民台變成屬於原住民族社群的公共電視，並非僅指納入公廣集團即為公共化，如果過去那種同化原住民族的「意識型態」仍未退出，那麼又該如何保證原民台未來的發展能達到公共化的目標呢？

然而，目前擔任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製作人的娃丹，則從媒體人的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自己就是現任準台長虞戡平的提名人，他會決定提名虞戡平，主要是希望能透過他的專業能力來改變原民台的現況，原民台若真要自主經營，就該依照原住民族教育法的規定，設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來接手經營，但卻因為公股條例的通過而被擱置，因此在客觀條件的限制下，原住民媒體的發展還是無法自主的。同樣是媒體人，而積極發起重新遴選台

長行動的烏碼它工團成員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則針對整個遴選過程提出批評，她指出整個遴選過程中，公視缺少了與原住民族社會的對話，使得這個遴選出來的結果無法為原住民族社會所接受，她認為原民台不僅僅只是一個電視台，也代表著原住民族權利申張的場域，就公股條例的精神而言，公視的角色僅在協助製播，為什麼有權自行決定台長的人選，更何況整個遴選過程在缺乏對話的情況下，更難以令人相信在公廣集團下的原民台能夠真的為原住民族發聲。

▶ 右為鄒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汪明輝，左為烏碼它工團成員阿洛。

▼ 左為原住民電視台諮議委員會召集人孫大川，中為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娃丹，右為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





長期關注原住民族發展的林福岳教授則從多元、開放社會的角度下，支持這些對話的存在，他首先支持原住民族應該有自主的、獨立的媒體，也認為所謂的公共性應該是由民間自己發展出來的。目前的原民台是由政府出資，因而無法真正達到自主性的目標，他提出未來如果可以由原住民族社群自行募款經營，公共性或者可能真的可以達成。林教授從媒體經營的方向指出，電視媒體的經營門檻過高，往往使得弱勢族群很難真的掌握，真正容易掌握的反而是網路、報紙等媒體，他以加拿大的原住民電視台APTN的創台精神：「跟全世界分享我們的故事」（to share our story to all Canadians）為例，指出這樣的創台理念十分清楚，不但淺顯易懂且易被接受，才能使這個電視台的發展更好。因此，他認為好的原民台台長，就應該為原民台創造這樣清楚的價值與意義，就媒體經營的角度來看，其能力與經驗很重要，原民台需要的台長應該是一個專業的經理人，關注的焦點應該是在於誰能做的好，也就是要能堅持獨立，並且能抗拒壓力。

針對上述的討論，與會的朋友也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理事長希雅特·烏洛從民間團體的角度指出，現在的焦點或許應擺在如何監督的議題上，原民台依法需交給公視經營，那麼何時才是原住民族可以自行接手的時機，是公視必須說明的部份。平埔族的陳金萬則質疑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是否包含未被官方認定的平埔族群，並且也認為公視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應該多與各族的民族議會接觸，透過溝通來進行對話，甚至達成共識。

甫自原民台轉任公視籌備委員會的馬紹·阿紀則以一個原民台的員工心情指出，歷任的原民台台長或執行長在經營權不斷轉移的過程中而更換，身在其中的心情是非常複雜和不快樂的，如今會選擇重新回到公視參與原民台的規劃，是希望能改變現在的狀態，讓原民台有好的發展方向。而曾經參與原民台規劃，同時也是公視部落面對面製作人的丹耐夫提到，其實目前的台長只是公視準備接手原民台的籌備委員會的主委，由於經費仍然來自於政府，基於政府採購法的限制，仍然會以限制性招標的方式處理，公視就必須依照行政院原民會的要求來完成相關的規劃，儘管如此，原民台還仍然是公營的電視台，仍未真正達自主經營的層次。

對於未來原民台的期許，汪明輝教授認為原民台應該要能成為建立論述空間以及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發動機，雖然目前原民台的經營尚未有自信的環境，但是他仍然認為在原民台的各種決策中，應該還是要給原住民族獨立運作的空間；烏碼它工團成員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則是進一步地指出，要解決目前台長人選的爭議，公視董事會應該提出一份完整詳實的會議記錄，讓原住民族社會了解遴選過程所做過的種種考量為何，才能真正解決爭端；林福岳教授則從弱勢族群的傳播權論述中指出，原民台目前雖尚未真正公共化，但基於保障原住民族發言權的前提下，還是需要由政府來協助推

動，未來的努力重點應該在於如何從政府資助的媒體真正轉換成為公共媒體，讓原民台真正達到公共化的目標，成為真正屬於原住民族社群的媒體。主管此項業務的行政院原民會汪秋一處長也在最後發言表示，原民會做為委託公視協助經營原民台的立場，仍然會對原民台的整體發展提出意見，包括台長的人選，也會要求原民台的工作者必須有70%有原住民身份，因此未來還有很多角力的空間，同時也會積極促成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的設立，讓原住民族媒體的發展能夠真的依法行政，也達到獨立運作的目標。

論壇雖然在時間的限制下並未能完整討論所有的問題，但卻啟動了未來討論原住民族媒體發展的機制，原住民族社會需要獨立自主的媒體為其發聲，而扮演協助角色的公視以及行政院原民會該如何與原住民族社會進行良好的對話，讓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原住民族電視台能夠真的擔負起開創論述空間、傳承知識體系的重責大任，需要更多的討論與更多人的投入、努力，才有達成的可能，因此我們希望這可以是一個良性互動的開始，透過對話讓意見交流，透過互動讓共識得以累積，相信未來的原民台會是一個能代表原住民族觀點的媒體，真正達到為原住民族發聲的目標。

▶ 右為東華大學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林福岳





# 原民台一週年總檢討

編按：除了原民台台長的爭議問題外，過去一年來原民台的表現也是令人詬病，無論是其節目呈現的觀點和經營的方向，都不太像個「專業」的原民台。長期關心原民台發展、同時也是立報記者的舞賽，在今年7月原民台「慶祝」一週年台慶之後，曾於立報做了一系列關於原民台一週年總檢討的報導，點出了這一年來原民台諸多問題。本刊徵得舞賽同意，在本期會訊刊登此篇報導。

文 / 舞賽（立報記者）

## 原民台一年 原住民得到什麼？

原住民電視台自7月1日在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熱鬧慶祝一週年台慶，明星閃耀，原住民好不快樂，但是經過一夜的歌舞昇平後，原民台的電視節目還是沒有展現原住民的特色，頗令原住民社會失望。

## 主事者帶刻板印象

根據行政院原民會的原住民電視專屬頻道「白皮書」指出，原民台成立的目的是為傳承原住民文化教育，保障掌握媒體發聲權和議題詮釋權，扭轉原住民資訊弱勢、詮釋權旁落、族語及文化流失的困境。因此，為了實踐這個目的，原民台必須掌握節目的主體是「原住民」，在節目製作上力求符合原住民社會需求。然而，當我們檢視原民台的節目，卻與成立理想相去甚遠。

原民台成立以來，原民會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公開招標，從去年7月1日起，東森電視公司得標承攬原住民電視節目製作業務。一年來，原民台播出的節目，除了新聞節目中，部分記者上山下海，真的做到貼近部落，親近族人，傳遞在地真實的聲音外，其他節目仍不脫奇風異俗、唱歌跳舞，把原住民當作猴子或是小丑。換句話說，原民台的節目，從主題、概念到製作方式，仍是繼續複製其他電視台對原住民刻板化的印象，再現漢人的觀點。造成如此結果，除了主事者（東森）的態度外，行政院原民會更應檢討。

原住民民間團體及國內媒體觀察組織一年來，數度針對原民台「為特定政黨進行置入性行銷」、「經典9支形象廣告，扭曲原住民形象」、「紀錄片大賞活動欺負原住民」等情事召開記者會提出批評，顯示一年來，原民台所為，是維護特定政黨或政治人物政治利益，還維護有線電視台的商業利益，不是原住民。

## 原民台消費原住民

以原民台外購及重製節目為例，依據東森電視「原住民委員會95年度原住民電視節目製播」製作經費概算表，節目代購經費計1,522萬元，得標廠商購買的影片來源不是公共電視、廣電基金會的舊片，就是東森電視自己過去播出的節目，而且完全不經篩選，只要內容涉及原住民，不論有沒有扭曲、歧視，全部廉價照單全收，儼然將原民

台當作「垃圾桶」。例如，曾被媒體觀察基金會批評為消費原住民，族群歧視的民視「雙喜臨門」節目。主持人白冰冰、陽帆邀請原住民到節目中唱歌，原住民穿著傳統服飾，但是唱的卻是閩南語流行歌曲，評審也多為非原住民，是把原住民當小丑，去娛樂民視的觀眾，而原民台竟購買來在原民台播出。承攬廠商購片，讓原住民在專屬原住民的電視頻道裡看到自己被媒體如此消費，這教原住民情何以堪？

## 政商利益掛帥

原住民電視台是台灣第一個原住民電視台，社會各界對它的期待甚高，因為在一個小小的島嶼上，有超過12族的原住民族群，每個族群都擁有它的文化特色和語言，這個傳播媒介應該傳播台灣這塊土地族群、文化豐富多元的面貌，成為最有特色的電視台。只是，政府每年編列預算挹注原民台，希望能達到發揚原住民文化、傳承原住民族語言，一年了，原住民得到什麼？當主事者只考慮政治與商業利益，善良的原住民難道只能嘆息？

一年來，原民會每度被批評監督不周時，官員均聲稱該案依法委託東森電視公司，因此「管不了」。惟政府機關業務計畫委託，難道連監督的權利都沒有？原民會連原民台扭曲原住民形象、欺負原住民都不能挺身而出說句公道話？這背後牽涉多少利害糾葛，不難理解。

近日在行政院長蘇貞昌開始闕切原民台，特別提到原民台辦理「原住民紀錄片大賞」活動的不合理，也數次對原住民族人提到對原民會及原民台的期許，蘇貞昌的關心著實令原住民社會感動。

## 看見問題要解決

原民會從首長到各處室，都有原住民，應該比非原住民的蘇貞昌更了解原住民社會的需求與期望，對於原民台，也應該比蘇貞昌更具有診斷其問題的能力，但是我們更期待的是，除了看見問題，決策者更應該有能力、有魄力來解決問題，授權部屬去做，並且對努力爭取原住民傳播權益者予以獎勵，如此，原住民電視台才會真正如主委的廣告辭：「是原住民的電視台」，從此給原住民機會透過此一媒介發聲，詮釋自己的文化、歷史，讓原住民電視台不僅好看，更是「最有特色」的電視台。

## 菁英式的原民台 跳脫不出漢人觀點

政府從93預算年度起編列經費挹注原民台迄今，經費逾5億元，得標廠商是否善用媒體經費，製作出符合原住民的節目，或是「在商言商」，也許從節目製作方式、概念可以獲得答案。



整理 / 西瓜

以得標廠商東森電視在原民台規劃自製的節目為例，有相當大比例是棚內製作的節目，這種節目製作方式其實是最省錢、最省力的。

一般而言，棚內節目有包括新聞性、政論性、談話性、音樂性、戲劇性或是歌唱表演的綜藝節目等等，所以，即使是棚內製作，節目型態仍可以很多元。

而原民台自製的節目如《原住民出列》、《原氣健康》、《教育回歸線》、《那魯灣之聲》、《山林深呼吸》等，都是棚內製作，但卻清一色都屬談話性節目，不僅制式而無味，且邀請來賓多局限於台北部落，且有些節目內容與主題完全不相符。

例如《山林深呼吸》節目，標榜的是「原住民與山林的互動及親密對話」，應是帶領觀眾一起走進部落、走進山林，去擷取祖先的智慧，藉此開展觀眾多元的視野，提升其多元文化素養，但是在棚內虛擬的部落裡，「獵人」卻是台北人，讓觀眾看他們在棚內打獵，這種節目製作方式脫離了原住民的生活，是台北獵人吹著冷?壽參繆Q像，與真實的原住民是有距離的。這是得標廠商節省成本的結果，他們不需要看天氣、不需要出人力，省下來全給得標廠商。

另外，棚內節目又可分Live及預錄兩種。Live節目多以議題為導向，如政論性節目，或是節目有時效性，有即時播出需要者，如新聞節目。

但原民台節目中，《原氣健康》和《教育回歸線》屬Live節目，製作經費高出預錄節目許多，而這兩個節目討論的並非與原住民休戚相關的政策或時事，也並沒有時間的壓力，採Live方式製作，主持人、來賓的費用卻低得可憐，其他省下來的經費，顯然又都流入了廠商口袋。

其實，棚內節目用心做也會有好節目，端視製作人用不用心，尤其原住民各族文化特色，都可以讓節目豐富多元，絕對可以和別人不一樣，成為真正的台灣第一，亞洲第一。遺憾的是，原民台許多節目經常落入菁英式的思考，且仍舊跳脫不了漢人觀點。

以名旅遊節目主持人根志優主持的《那魯灣之聲》節目製作一系列「原住民第一」內容為例，邀請的來賓是第一個政府高官、第一個博士、第一個校長，這種「第一」的概念是漢人的概念，是菁英式思考，因為對排灣族、泰雅族、布農族而言，獵到熊、山豬才是真正的「第一」，對達悟族?M阿美族而言，能夠勇敢挑戰太平洋，潛水潛到背上長青苔，就是「第一」。換句話說，《那魯灣之聲》的「第一」不是原住民的「第一」。

根志優是資深電視人，在東森製作旅遊節目頗受好評，因此是原民會在制定媒體政策時的「老師」，也是原民台媒體後進主要模仿的對象，但是這個「老師」在「原民台」營造的卻是清一色的「根氏風格」，這使得「部落尋奇」式的「消費原住民」的問題沒有稍減。

政府投入這麼多經費，都是納稅人的錢，但是原住民得到了什麼？原民會如果不察，不僅遭卸責、圖利廠商的質疑，也對不起原住民與廣大的台灣納稅人。

2005年7月1日，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九條，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二條，原住民電視台於16頻道正式開播，為亞洲第一個原住民電視台。自開播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製播業務由台灣電視公司得標承辦。

2006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原民台製播業務由東森電視公司得標承辦。

2006年3月16日，原民台播映9支原住民形象廣告，引發部分原民團體抗議刻板、錯誤印象。原民台表示，形象廣告是委外製作，內容確有值得修正處，將於停播後以新一檔原民形象廣告替代之。

2006年4月26日，原民社群批判原民台舉辦「原住民歌唱菁英賽」，限定參賽者演唱威權時代下產生的歌曲，如「高山青」、「山地小姑娘」等，族語歌謠不列入計分。原民台回應，不計分是因不同族語各有特色，難以評比。但為減少爭議，指定曲將再添年輕、現代原住民歌曲。

原民台慶祝開播週年慶，舉辦「部落影展—原住民紀錄片大賞」，原民影像工作者指出，三十分鐘影片獎金僅有新台幣五千元，不符成本與市價。原民台回應，活動參賽門檻低，不是專業紀錄片比賽，純屬鼓勵性質，所以獎金本就不高。

2006年7月25日，公廣集團公佈「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遴選委員會」成員名單，與「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遴選辦法」、「台灣公共廣播集團籌劃原住民族電視台台長遴選作業原則及程序」。

2006年8月7日，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基金會第三屆第二十二次董事會通過由虞戡平擔任公廣集團原住民族電視台準台長。

2006年8月8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指出，「公視原民台準台長非原住民，擔心原住民族主體不易維持」。公視回應，瞭解台長人選的族群意義，但初期草創階段，身分因素應當從更整體、平衡的角度去考量。準台長虞戡平的專業能力，有助於原住民人才、資源整合工作。

2006年8月11日，公廣集團再次針對準台長不具備原住民身分提出說明。

2006年9月13日，公式舉辦「原住民族電視台之定位、主體性與策略方向」座談會。

2006年9月23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邀集原民事務意見領袖，舉辦「原住民族與公廣集團的對話」座談會，共商原民台未來發展。



# 除了關心台長身份，更應關心原民台的制度性保障

作者 / 管中祥（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林福岳（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自從公視公布原民台準台長非原住民以來，相關的爭議未曾間斷，近日不但愈演愈烈，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也紛紛表達不同意見，然而，這樣的發展已將焦點侷限於台長身份，反而較少從制度面保障原民台自主的討論，再這樣發展下去，原民台所蘊含多元文化想像的可能，將會一步一步消蝕。

原民台台長是否具有原住民身分很重要嗎？當然重要，大家都希望原民台的台長是原住民，但是這件事有必要無限上綱到鐵律和唯一條件嗎？身分與認同本來就是流動的概念，但是現在論者都將經由行政機關——原民會——的身分認定做為是否為原住民的判準，這種做法就已經僵



化且矮化的對於族群認同的想像和內在驅力。坦白說，台長遴選委員會或公視董事們會甘冒整體原住民社群的大不諱，刻意去挑選一位漢人台長來激怒原住民嗎？這種說法大概沒有人會採信吧！但相對來說，公視有事先充分了解不同位置原住民社群的意見嗎？或者善盡告知和溝通的義務，讓原住民族和整個社會了解選擇虞戡平的原因和用意？以及有耐心——面對來自族人的質疑和不滿嗎？這些重要的溝通作為，不是公視召開一兩次記者會或說明會就可以說清楚，而是需要以更積極和誠懇的態度來從事的「任務」，也難怪公視會引來態度「傲慢」的批評。

質言之，這也可能是史上唯一一次以漢人來擔任原民台台長，以後也不會再有了，與其用全力去爭議現在要不要換一位原住民來擔任台長，何不同時將焦點放在如何設計一套制度和規章，來保障原民台的主體性和自主權，畢竟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是需要以制度來確保原民台的長久運作，過去兩年的經驗已經讓我們體會到缺乏長遠規劃的原民台會呈現出什麼內容，這不是僅僅任用原住民擔任台長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一直期望，將原民台置於公廣集團之下，其實只是暫行階段，真正的長遠目標應該是建構一個真正屬於原住民及各族群而具有獨立自主性格的族群傳播媒體，要達到此一目標，就必須從現在開始去醞釀由下而上的集體參與和具有公共意涵的決策機制。如果現在公視決策單位的構思和做為，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形塑明年出現的原民台，那麼我們可以期待一個具有草根基礎、活力充沛、充滿想像的原民台。我們不覺得對於原民台該如何運作的決策，要交還到行政機關的手中，讓政府單位來決定原民台台長該是誰、節目要怎麼做、內容要播什麼……，這種做法恰恰扼殺了由下而上建構原民台自主性的可能性，如此，原民台不但無法落實原住民媒體公共性的目標，反而招來更多的政治控制。

我們建議公廣集團可以朝幾個方向慎重對於原民台將來的規劃：一、建立新任台長退場機制。如果任用漢人台長是基於某種目的的不得已選擇，那麼就必須說清楚他的任務和目標，並且訂定一定的時間，讓這位台長將階段性的任務完成，將原民台交給一套完整的運作制度和下一位台長——毫無疑問的一定是原住民。二、訂定完善的制度，強化現有以原住民為主體的諮議委員會決策權力，確保原民台能夠守住並實踐原住民的主體性，並朝向一個原住民專屬獨立並具有公共性的媒體此一方向規劃。三、未來原民台台長遴選，公廣集團不宜作為唯一的決策者，必須充分諮詢原民社群意見，平時建立與不同位置、部落原住民的溝通管道，將原住民意見納入決策機制，以達到族群頻道主體性、獨立性、公共性的目的。

公廣集團若能積極規劃出這些內容、誠懇而耐心地 and 原住民社群和全體社會溝通，或許我們反而能夠讓新的原民台在開播之初，獲得來自族群的認同和共識。當然，除公廣集團需調整相關機制外，也應盡速修訂公共電視法，將族群頻道制度性地與現有公視整合。我們最擔心的是，為了台長身分這個議題，讓政府的行政權力和立法院的利益交換運作得以找到切口強力介入，主導了原民台的發展方向，限制了自主性和公共性的可能，那麼就喪失了原民台最可貴的獨立、想像和創造，從長遠來看，這才是原民台最悲哀的宿命。



## 從公視基層工作者的困境與憂慮看公視工會的勞動價值

—專訪公視紀錄觀點《有怪獸》製作人蘇啟禎

文／林靖堂（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生）

自2005年底確立黨政軍退出媒體，華視、客家與原民電視台納入台灣公共廣電集團運作後，新的挑戰不斷出現。在此之前，轉播硬地音樂展而發生的羅大佑事件、阿弟仔事件，以及近來公廣集團欲成立置入性行銷專門部門等問題，卻成為公視人逐漸而起的憂慮。然而，公視紀錄觀點製作人、現任工會常務理事的蘇啟禎認為，這樣的憂慮是來自於公視勞資雙方的溝通與資訊不對等。而當前最重要的課題是提升公視內部的產業民主與專業共治，如此公視的公共價值更可被彰顯與維繫。

### 從新聞系到公視，公共價值與勞動意識的深植

前一陣子於網路上被熱烈討論，同時亦獲得許多關心媒體改革人士迴響的公視紀錄觀點「有怪獸」，在描寫與討論近年來媒體亂象的原因與過程，亦紀錄下公共電視近年來的一些困境與問題。該部紀錄片，希望藉這樣的影像與討論來反省台灣的商業媒體與公共媒體當前極度需要面對的問題，並且冀求能獲得正向的進步與發展。而該部紀錄片的製作人，是前公視新聞部記者，現為公視紀錄觀點製作人之一的蘇啟禎先生。

蘇啟禎的學生時代就讀於政大新聞系與政大東亞所，當時正值媒體競爭逐步白熱化的階段。雖然其一度離開新聞傳播的領域，但由於1994年公共電視正值籌備與規劃開播成立緊鑼密鼓的階段，經由政大新聞系翁秀琪老師推薦進入公視籌備委員會工讀，始與公視開始結下不解之緣。

1999年退伍後，蘇啟禎經由推薦進入亦剛開播不久的公視新聞部擔任記者，初跑文化線，爾後轉跑勞工線。也是由於勞工線的記者新聞採訪經驗，奠定了蘇啟禎對於工會的認識，也認定媒體工會的重要性，更使得他擁有極大的熱情在2003年時投入公視工會的運作之中。自此展開蘇啟禎與公視工會在公視內部的一連串維護專業自主權與公視獨立性的工會運動。

### 公視基層工作者的憂慮與公視工會的具體行動

蘇啟禎在其製作兼導演之紀錄片《有怪獸》中，提及與反省了公視近兩年來所遭遇的困境與問題。羅大佑事件對公視獨立性的打擊，使公視的基層員工感受到深切的憂慮，而近來諸如負責置入性行銷的業配部成立疑慮問題、《我們的島》的延續問題，以及客家新聞雜誌的問題，都在促使公視內部開始產生一股由下而上，重新再反思公共性的核心價值的力量。

在此同時，也凝聚公視內部基層工作者的勞動與專業自主權意識，並與公視中高層主管展開一連串的對話與爭取。而在一連串的憂慮

與質疑後，「產業民主」與「專業共治」便成為公視基層第一線工作者以及公視工會要爭取的積極訴求。此訴求由公視工會代表公視基層工作者的聲音，對公視高層主管爭取在專業上的自主權與對話機制。而最重要的，公視工會亦正積極的爭取在公視內部決策會議上有勞工代表列席。最後的目標，則是希望爭取在公視董事會中獲得一席的勞工董事，讓公視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能夠藉由其第一線長期工作的實務經驗，將公共價值與經驗提供給公視決策者作為公視任何一項發展政策的參考依據。

不久前公視所提出的電視節目製播準則，以及公告實施的員工申訴制度，對蘇啟禎與公視工會，甚至是華視與其他客家原民等電視台員工而言，都是建立公共廣電集團內部產業民主、專業共治以及推動公共性價值的成果，且其甚至亦有可能成為其他商業媒體專業自主與勞動權益的引導典範。

蘇啟禎認為，公視與公廣集團也是一個小型的公民社會。而自許其作為一個台灣媒體的典範與標竿，公視乃至於公共廣電集團的內部，在組織的政策發展與決策過程時，更應該多聽聽來自於基層工作者的意見與聲音，更應該多尊重媒體基層工作者長期在第一線工作崗位上實踐公共性價值的經驗。這也就是蘇啟禎與公視工會會如此積極與公視中高層主管爭取獨立自主的專業工作權的原因。公視基層工作者與公視工會由於能夠體認公共價值對台灣市民社會的好處，才會對於公視高層提出「產業民主」與「專業共治」的訴求，進而對其他商業媒體產生影響，共同促進台灣公民社會的進步。

### 回首大學所學，傳播教育應重視勞動權

蘇啟禎認為，其大學時代所接受的新聞傳播教育技術與思考訓練，的確對他工作時的分析判斷有幫助。然而，現今的媒體問題在於市場失靈，此一問題亦導致學生的茫然與憂慮。他指出，傳播教育的守門若是消逝，台灣的新聞傳播媒體將會瓦解得更快，而公視與公共廣電集團的發展與壯大，讓觀眾慢慢有一個比較的標準，更使得學生也有可以對照學習的標準。

他亦認為，勞動意識教育在台灣的新聞傳播的確需要加強。學生必須認知在媒體工作就業的實質可能問題與地位，當資方要裁員減薪或作為違反專業時，若無勞工意識與對集體力量的認識與凝聚，終究仍會敗退下來。



# 這樣的抵抗是不會結束的

文／李季穎（東吳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生、傳播學生門陣成員）



手持大聲公者為傳播學生門陣成員林靖堂、說話者為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皆為活動發起人。

如果用「怨聲載道」來形容台灣社會對媒體的感受，可能一點都不過火，近年來，新聞台不夠專業的表現其實傷了許多人的心，不僅內容缺乏深度，侵犯人權的問題也經常可見。面對這樣的媒體亂象，有人默默承受，也有人直接向媒體反映，有人向本會投訴，更有人起身抗議媒體，8月22日上午，一群關心台灣媒體的學生與教授到TVBS門口發起「822挺建民，嗆TV」抗議活動，要求TVBS為其侵犯王建民隱私的報導公開道歉。TVBS和抗議民眾協商時表示，願意向王建民和他的家人，以及球迷與觀眾致歉。

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運動，倉促籌畫，但結果卻不匆忙草草收尾的運動。八一八的下午，因為王建民的關係，讓大家義憤填膺的聚集在PTT上面，只是這一次的聚集不是王建民勝投，也不是連三K，而是他大大的封殺了台灣媒體，封殺出局的原因不是台灣媒體的打擊率太低，而是台灣媒體的惡劣與素質低下（請容許我用那麼激烈的字眼，我已經無法用其他的形容詞來敘述台灣媒體的狀態了），而做為王建民的球迷或是支持者們便開始聚集，只因為小王的怒氣大家感受到了，相同的平日被台灣媒體推殘的大家也與小王一樣對媒體感到憤怒，於是大家不只是小王的球迷，而是，平日被媒體推殘的人們紛紛開始聚集。

先是有人跳出來想搞一場對媒體怒吼的運動，再來就是有人想對媒體們惡作劇，於是當天晚上的兩位烈士，開啟了這運動的電話響聲……

「拒絕惡質媒體 要求媒體自律 王建民加油」

短的幾天，時間到了二十二號，本以為一大早的一場雨澆熄了大家的熱情，然而前來支援的人比起預期的還要多出許多，沒有一百塊的捐款，沒有媒體的免費新聞宣傳；然而確有老天爺的不大不小的雨水與人們對媒體改革的理想，於是，我們再次集結了，只是，這次不是在網路上，我們面對面，我們在TVBS的廣場前……

警察的兩次舉牌，大家絲毫不為所動，在現場的各位依然幽默與鎮定：「請問一下，你為什麼開車出來，你要出來買家具嗎？」，很白目的一句話，感覺是記者會問的問題，然而這一次這樣的句型不是針對無辜的被害者家屬，而是針對平常做為加害者的記者，當現場不斷出現這樣的句型的時候，各位大記者們（尤其是媒體老闆）你們或許覺得很白目，但是，這樣的白目句型是你們（你們的員工）平日在對那些已經受創傷的人們行使心靈暴力的工具之一。

當然，要求TVBS的道歉也經過了早餐與中餐時間，但是大家還

是堅守著，在早餐與中餐時間的中間過程中，大家看到了最熟悉的五樓（PTT用語）與二十樓（PTT用語）的發言完之後依然還是沒有看到我們最想要見的「高層」，或許是我們的口號與國際歌沒有驚動他們，或許是這樣子想的吧，大家依然熱情不減持續聲援。

終於高層聽到了（T台說開會開完了，恩，一個從早餐時間開到中餐時間的會終於結束），願意同意我們的訴求，只是我們不能攜帶任何的紀錄工具——相機、錄音機與攝影機（原來只有記者可以有知的權利，而我們並不行），於是現場臨時推派台大、政大、輔大、高師大等各校學生代表與TVBS談判，相同的在談判的過程中廣場的大家依然是熱情奔放，創意無限，於是在這一個moment……大家想出不少點子：關機運動、開學之後大家可以發起對學校附近店家於午餐時間播放新聞台時進行轉台，並號召更多人的響應等……這些都是由大家所想出，而非如同媒體的一言堂所灌輸的觀念

最後代表們下來了，代表之一的台大社會系老師李明璁表示，TVBS發言人葉毓君坦承關於王建民為養子新聞處理不當，並允諾將於該台網頁中放置向王建民家屬道歉的訊息。

恩，有點小成功了，活動相同的也在這邊解散，然而，真的解散了嗎？我想並不然，這樣的記憶當存留在我們腦中的一天，同時我們的心靈受到媒體無端的干擾的一天，這樣的抵抗是不會結束的，只是在未來會換個方式行動，因為當壓迫存在的一天，抵抗就會多存在一天，只是抵抗的形式我們料想不到。



# 名人抱怨媒體錄

整理人 / 鄭國威

當然，不是只有支持王建民的朋友對媒體不滿，除了抗議者或一般觀眾對媒體對媒體怨聲連連，包括了平常在新聞上一呼百諾的名人，像是歌手、藝人、導演、製作人、政治人物、企業家等等。他們與新聞媒體之間儘管常「互相利用」，照理說，討好媒體都來不及了，但媒體越來越具侵略性的報導方式也讓他們很吃不消，於是，這些名人也開始在不同場合表達對媒體的不滿。

**導** 演朱延平說，如果要比較對青少年造成的負面影響，立法院亂象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寧願兒子看「台灣霹靂火」，也不要看電視新聞。（2003/7/22中央社報導）

**編** 劇鄭文華接受電視節目專訪時，則認為每部電視劇都教壞小孩子，因為每部戲都有壞人使壞，他說「電視劇就是垃圾，看完就忘掉，就像是吃泡麵一樣，吃完後得不到任何營養」。（來源同上）

**名** 製作人王偉忠曾非常感慨地表示：電視更可以為衝高收視率扭曲事實。談話性節目為了收視率，就極力拉攏衝突性高的基本教義派，在立場上不是藍得徹底，就是綠到不行，台灣等於天天被撕裂。（2004/10/15 天下雜誌—林照真〈誰在扼殺電視品質？〉）

**吳** 念真去年在妹妹過世之後也曾召開記者會指責媒體錯誤報導，希望「媒體不要在不經意中傷害別人，再用有限的事情去猜測別人的事情。」吳念真在記者會中感傷的說，台灣的媒體和政治人物一樣，媒體太多，自己的工作造成別人的傷害都不知道，已喪失處理真相的能力。他舉例，有些媒體報導他弟弟的女兒智能不足，完全沒有查證，對他家人造成很大的傷害，事實上，弟弟女兒已念大學。（2005/4/4星報）

**台** 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曾指出，罵公眾人物對一般民眾來說，可能是種權利，但對有影響力的媒體而言是一種「奢侈」，或許辱罵的當時很爽，但經常以激情為文批評，不僅沒有凝聚社會的功能，反而造成社會更分化，媒體的影響力也會跟著消失。（2005/12/8）

**馬** 英九也曾針對中國時報的報導（中時：摔斷腿骨，母住院三天，馬英九蒙在鼓裡）回應表示該報導內容寫得「非常感人，很有愛心」，唯一缺點是「這不是真的」。（2006/1/15）

**雲** 門舞集的舞蹈大師林懷民曾開門見山對聯合報高層表示，「聯合報」太「藍」，政治新聞太多，而且觀點雷同，聯合報現在已經捲入整個政治鬥爭。從一版到四版，從來沒有公共議題，只有政情及政治人物的起起落落，現在國家的業務，除了兩岸、三通之外，難道沒有別的 issue 嗎？我們沒有被 inform（告知）。林懷民認為媒體應該去監督這些 issue。政治人物的攻防，永遠是瞬息萬變地在玩，選舉時也沒有 issue，以致永遠在談一個很高、卻不能解決的兩岸問題。一個文化起不起來，和媒體有很大的關係。現在只有吵架的文化，連語言都沒有。（2006/2/15）

**國** 際名導李安也無法忍受蘋果日報的扭曲報導，他於2006年五月三日回到母校台藝大演講，提到自己如何訓練章子怡演好「臥虎藏龍」的「玉嬌龍」，沒想到隔天竟然被蘋果日報，用聳動又斷章取義的標題說：「李安譏章子怡沒坐相」李安說「現在年輕人每天就看這些八卦（新聞），腦子會產生什麼好影響？」（200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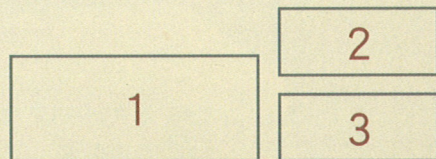
**針** 對媒體今天報導，李前總統曾經透過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向施明德傳話，協調陳總統的退場機制，對此李遠哲院長在一場偵測紅火蟻的記者會中公開批評媒體，還把媒體形容成紅火蟻入侵，搞得天下大亂。李遠哲：「我不要看到媒體，講東講西都不是真的東西，把天下搞得大亂，我最不喜歡看到，就像把紅火蟻消滅掉。」（2006/09/22）



# 總統和媒體 都該反省

文／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媒體改造學社召集人）

1. 倒扁現場許多媒體，無時無刻鉅細靡遺地報導各種細節，也不放過各類大小衝突場面，卻不見對於民生議題的深入討論。
2. 由於閱聽人習於從電視上接收訊息，就連在現場的民眾，仍也緊盯著電視台提供的電視畫面。
3. 許多媒體乾脆直接在現場架起直播台。



躁熱的八月剛過，倒扁挺扁的新聞熱烘烘。

陳水扁總統公開表示他自己「不看電視報紙，還是活得很快樂」。這句話可能只是其內心真實感受，但出自總統之口，實在不宜，也反映出陳總統缺乏聞過則喜、反躬自省的器量。

從灌票事件以來，這幾年的媒體亂象固然令人深惡痛絕，也確實必須接受公民團體的監督、批判，甚至遭到閱聽人的抵制，但總統本應接受媒體監督，雖有惡意、誇大甚或可能是未經充分查證的不實報導，總統必須坦然面對清議，也有責任針對媒體指控或影射自己或家人涉及不法或有失清廉的報導，主動提出澄清，坦承面對並回應外界質疑。至於明顯惡意造謠涉及人身攻擊的不實報導（例如，有媒體報導陳總統九月出訪是收拾細軟藉機潛逃），陳總統大可提告維護名譽與總統尊嚴。重點在於總統有沒有涉及有沒有不法或貪瀆情事，如果有，別說總統自己不看電視報紙，就算全部的媒體統統對相關傳聞隻字未提，總統自己固然可以因此而活得很快樂，但人民恐怕就快樂不起來了。

換句話說，一般人可以退報，可以關機，甚至用各種行動監督、抵制媒體，但總統不可以。但是，反過來說，媒體同樣應反省，因為若總統真要告媒體，以台灣媒體目前毫不專業的作為，恐怕天天都要挨告了。專業公正、深入調查與查證確實的新聞，方能真正激濁揚清，才能發奸摘伏，若只隨著其他政治人物爆料起舞，或是媒體本身倒扁挺扁立場已定，評論或報導又多配合特定立場，只會損傷媒體本身的公信力。當媒體失去公信力，實質上變成挺扁或倒扁文宣時，挺扁報導／評論只是多餘，倒扁報導／評論也同樣無法真正讓真相大白，無法真正讓政治人物負責法律與道德責任。

可惜的是，台灣的政治人物欠缺自省，同樣該反省的媒體和媒體高層也通常無力反省。最近看到報紙在社論中批扁，同時更不忘為媒體辯護，說什麼執政黨在「妖魔化」媒體，對所謂「媒體亂象」的批評也大不以為然。

媒體高層的話不可信，數字會說話。根據一家人力仲介業者最近所做的調查，有超過八成的記者想轉職，主要原因依序是媒體生態變質、工時過長與工作壓力過大。何以致之？所謂媒體生態變質，除了和記者勞動條件與工作保障惡化，以及記者日益低落的社會聲望之外，也和過度商業化、收視率掛帥，媒體「公親變事主」讓政治立場決定新聞內容有關。

最近一期的英國《經濟學人》的封面主題是「誰殺了報紙？」其中談到一個頗值得反省的現象是「媒體越多，（好）新聞越少」。事實上，沒人殺得了報紙，但也只有報紙救得了自己。當國內的大報紛紛失去反省能力，只能在挺扁或反扁立場上自我催眠，甚至同時又有意無意提供更多八卦、流言和無意義的新聞，置入性行銷也越加嚴重之際，普通讀者與觀眾有權利問「好報紙在哪裡？」「好的新聞台在哪裡？」

當「好」記者紛紛求去，「好」新聞難得一見，報紙和新聞台「好」不起來的時候，雖然總統自己不該不看報紙電視，但普通讀者與觀眾除了棄報關機，還能怎樣才可讓媒體也認錯反省呢？



# 對中國大陸媒體的一些新印象

重 量 評 論

文 / 郭力昕 (政治大學廣電系講師、台灣財團法人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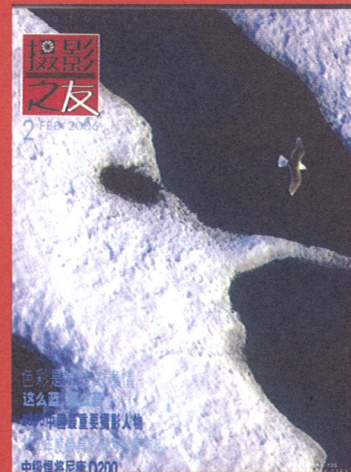
今年七八月之間，我去了一趟北京與內蒙，參加一個攝影的研討會。主辦者邀請了大陸一些重點地區的媒體前來報導，我遂有機會接觸其中部分的記者或編輯，並順便粗淺地觀察了他們的媒體。

前往內蒙攝影研討會的記者，多半來自平面媒體，也有網路媒體，和一家電子媒體。幾個主要城市的地區性報紙，派了藝文版面記者或圖片主編到會，包括北京《新京報》、上海《東方早報》、濟南《大眾日報》等。全國性的專業攝影雜誌和通訊社，也有記者或編輯前來採訪，包括「新華通訊社」的圖片編輯、山西《人民攝影》週報的編採中心主任、北京《中國攝影》雜誌社編輯、以及廣州/北京的攝影刊物《攝影之友》(也是此研討會的主辦單位)。網路媒體有「大旗」(daqi.com)的總編輯；電子媒體則是「山西電視台」一個攝影節目的製作群(山西的媒體與地方政府，對攝影文化長期支持、耕耘；報齡已超過二十年的唯一一份全國性攝影報紙《人民攝影》，在山西太原發行，而山西的「平遙國際攝影節」，也是目前中國規模最大的攝影節活動——雖然政治與商業已經聯手控制了此攝影節，而使其文化意義逐漸喪失)。

所有與會的媒體編採人員，在兩天的研討會活動裡全程參與；許多記者認真聆聽，同時在筆記電腦上不斷記錄研討會裡的發言與辯論過程，且立刻整理報導稿件，發回各自的媒體單位。當然，大陸的各類活動，主辦者常需要以招待食宿交通的方式邀請媒體記者前來；若要爭取具影響力之媒體的報導，有時可能需要另外付費。但是，有這麼多中國各地媒體的文化版面或節目，會有興趣報導一個規模不大的攝影研討會，且年輕記者們認真專注的聆聽、紀錄(而非只是混過來玩一趟)，它無論如何是讓我這個來自台灣、正目睹島內主流報紙的藝文新聞不斷於版面上縮水或消失的人，無法不感慨的景觀。

我也有機會與北京《新京報》和上海《東方早報》的記者，做了比較深入一些的交談，瞭解到這些年輕記者們的專業品質。此二份報紙，如同聞名國內外的廣州《南方週末報》，是活潑經營、且試圖在中共言論管制縫隙裡尋找某些突破與自由的相對年輕的報紙。《新京報》的文化記者，才從北京大學新聞學院畢業一年，但是有著很好的思考能力、開闊的世界觀(在學期間曾以交換學生方式，在丹麥的大學待了半年)，與進步的文化視野，對許多大陸或華人社會的問題，有著清晰成熟的看法，令人讚賞。

中國也許在相當的一段時間裡，仍舊嚴密控制著媒體的言論尺度，但是，這些無法被完全管束的各類新媒體(尤其網路空間)，以及有著自無期許的新起的傳統媒體，總是在愈來愈優秀的新世代專業媒體人的點滴突破與改變下，產生一些質變。台灣新世代的媒體人，應該把視野打開，跳出台灣的窄小格局，但是善用台灣已經打開的言論自由，努力協助自己也協助大陸，將整個華人社會的民主言論空間，更快的建立起來。





# 2006 媒觀

## 小小的力量也有改變環境的可能

文 / 楊玉蘭 (2006媒觀新聞營活動組組長)

剛離開營隊，還有種很難以置信的感覺，沒想到也過了一個月了。

剛開始聽說媒觀要辦一個營隊，說實在的，我也懵懵懂懂，管中祥老師麻煩我先來跟大家開個會，其實也不是什麼麻煩，我實在很喜歡辦營隊這種緊密的感覺。辦營隊不是件很簡單的事，可是卻會是很難忘的回憶。

大家很難體會辦營隊的辛苦，營隊是用生出來的，不管是一開始整體概念的策劃、場地的尋找、課程的規劃、講師的安排、學員的招生……等，這些無不讓人傷透腦筋，也就是因為這樣，最後成果的甜美，也就更顯的可貴。

媒觀有個想法，希望能舉辦出不同於以往的新聞營的方式，不光只是讓學員了解到媒體的現況與一些淺薄的技術，更希望能在對產生新聞興趣之餘，了解到現實面的殘酷與開發學員多元思考的面向。是啊！有些文言，可是這卻是我唸完世新廣電後，很深刻的體悟。如果，我們進入到這個媒體的大環境，還是只能同流合污，能忍受者留，不能忍受者走，雖然很殘忍但是很現實。我想，這就失去了成為擁有真正批判思考能力的傳播人，聽起來太愛唱高調了，成為傳播人必須擁有跟一般行業不同的高度道德感，我想是因為傳播媒體具有教育及建立閱聽人價值觀等等的重要性。所以我想，這個營隊也就相對的重要，至少，我們不應該在這些高中生還沒進入傳播圈之前，給他們太多對傳播的期待與希望。

想當初，我也是這樣的，抱著對傳播的熱情，一股腦的填了世新廣電，只是真的在我進入了之後，我才知道這個圈子仍有很多我不能認同的地方。我沒有後悔，只是，我們仍認為我們應該有責任告訴現在正要填選志願的高中生，傳播是一條不好走的路，至少能知道傳播的全貌後，再去做選擇，這樣至少會比較心甘情願，也至少更清楚自己的目標與方向後，走得才能較為順遂。的確，傳播充滿了許多謊言與虛偽，雖然環境很難改變，但是仍有希望被改變，至少，這是在我參加了媒觀新聞營之後，很深刻的體認。

不論是笑笑導演的紀錄片讓我感動，告

訴我仍有一些人默默的在為這個世界而努力，為了實踐理想而前進。對於紀錄片，我一向沒有太多好感，也許我已經像一般閱聽人一樣，沒有太多刺激與劇情節奏較快的東西不是我的最愛，但是，笑笑導演的紀錄片論述功力，音樂的搭配、影片步調的掌握，將許多元素豐富了整個紀錄片，有許多感動、熱血和青春，更帶出最後要呈現的主軸，我欽羨笑笑導演的描寫方式、拍攝手法，是這樣的觸動人心。還有黑手那卡西以音樂帶出不同階層的心聲，不論我聽了多少遍，與我生活結合之處，仍讓我掉下淚來，許多想法在當時不斷的在腦子裡轉啊轉的。我想，音樂就是有這種魔力，而黑手更是讓我感受到以行動，去做的社會實踐，儘管少、儘管小、但卻擁有一種很微妙的力量，更能認同如果沒有人去作，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繼續前進的動力，而他們就是這樣的一群無名英雄。是啊，自己的力量很小，可是不論是革命亦或是民主的進步，不都是這樣而來的嗎？還有有怪獸的紀錄片、詹怡宜主播的經驗分享、何榮幸老師教導該如何記實避禍，他們與其他傳播人不同的是，他們堅持自己的理念，以道德標準為唯一標竿，也許太多都是我已經知道的事，然而，這樣的刺激與感動在我心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漣漪。

我是來帶營隊的，也是來學習的，不論是聽著許多傳播先進的講課，還是看到學員們充滿創意的表現，我仍認為在這個多元的社會，這樣的互動仍是很重要的，怎麼樣都是一種學習，而這次營隊真的讓我學到了很多。只是，在我們告訴學員媒體生態有多可怕的同時，我還是想要堅持自己的想法，後悔總比遺憾好，我們不應該在什麼都沒試過之前，就害怕的不敢向前進。媒觀新聞營的目的只是要告訴你媒體運作的真相，更希望有了媒體識讀觀念的你們，能了解所有的全貌後，再努力的向前邁進。環境無法改變，但小小力量仍有改變大環境的可能，這是在我整個新聞營中，最深切的體認。





# 營新聞觀

## 營隊心得

### 拒絕消費是我們的武器

文 / 許家雋 (2006 媒觀新聞營學員、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

真的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媒觀新聞營！雖然讀的不是專業科目，但我一直對新聞媒體有著頗為濃厚的興趣，又很剛好的看到管老師在部落格上的「招生廣告」，我便興沖沖地報名了。

這次營隊獲得的收穫比我原本預料中的還大，看到了兩部難得的精彩紀錄片，講師群都是了不起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還有幸觀賞「超酷炫獨立天團」黑手那卡西的Live演唱，真是太充實了！

幾乎每堂課程中都有提到媒體反思，這也是整個營隊下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議題。在這個媒體商業化當道的時代，各大新聞媒體為了收視率和發行量，無不在新聞內容中加入了大量的腥、羶、色，裸體加屍體、緋聞加醜聞變成報導的唯一主題；扭曲焦點，把鎂光燈聚集在與事件本身無關的瑣碎小事上；國外無大事、國內無小事的價值觀讓台灣民眾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報導阿卿嫂的時間比以黎戰爭還多上好幾倍；甚至連報導

中都充斥著置入性行銷，公然以媒體的專業形象行欺騙觀眾之實，可謂無恥！

然而，要怎麼抵抗台灣如此的媒體亂象？老師們並沒有告訴我們，這必須由我們自己思考。就我個人認為，雖然我們不是就讀新聞相關科系，未來也不一定走入媒體，但我們都擁有一個身份，那就是消費者，消費者是有力量的，拒絕消費便是我們的武器。如果有一天，各大媒體發現他們的消費者聯合抵制、拒絕收看、購買他們的節目或報紙，他們就非得改變作法不可。而不只不觀看，對於爛節目，甚至連批評都不要批評，因為批評也是一種注意，會為批評的對象吸引人氣，更會弄髒我們的眼睛！

另一方面，我們除了從不看開始，也要主動支持優質的節目，讓好節目有生存、發展的空間，甚至更加積極地利用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草根媒體自己創造內容！

經過了這次的營隊，讓我知道，如果每個人都能對媒體亂象有所認知，就算無法直接的改變媒體生態，但只要不隨著腦殘媒體起舞，媒體便無法對我們造成傷害；久而久之，有害的媒體自然會被淘汰，而優質媒體的時代將正式來臨！





# 營隊心得

## 堅持的清流會有實現的一天

文／陳亭儒（2006媒觀新聞營學員、基隆女中）

一個美麗的意外讓我有機會參加這次的營隊，起初心充滿著無限的疑問和懷疑，也因為只有自己一人而感到陌生，好在尚未出發前所做的預設立場都沒發生，才讓我大大鬆一口氣。

經過幾堂課程後，覺得所有的授課老師都十分用心準備上課教材，講解的方式多元又富創意，而我竟也幸運地有機會能訓練自己表達方式上臺播報新聞，課程也著重讓我們能夠盡情發問暢所欲言，但最讓我覺得與眾不同的就是所有授課的老師，全都把最現實的層面告訴我們，打破螢光幕前所灌輸的光鮮幻想。但我卻也因此更加明白未來的路途所面臨的挑戰，並更堅定未來至向而不再迷惘。透過課程讓我受益良多的除了接收許多未聞的知識之外，更給予我們很多思想和對事物批判的省思，許多觀念和邏輯也大大翻轉360度，最棒的不是一味的灌輸觀念直接吸收，這和平日所學習的一板一演的教育方式截然不同，讓我們自己尋找所謂的「真理」，對我們而言來得更加可貴和重要。在即將面臨選填志願的我，也讓我重新有了方向和努力的目標，不僅打破我對於新聞系的舊有迷思，更聽取了多方面的建議和親身經歷。這些都不是能從平常課本所能學習到的領域，更不是一般大學辦的營隊所能

及的，如果不是透過這次的學習，我想我也不會有所成長。

而分組的模式我十分喜歡，雖然才短短三天的時間，卻認識一群志向相同個性相合的好伙伴，互相為競賽所努力，資訊和感想也互相交流，而透過趣味的遊戲更增添活動的樂趣，三天下來真的意猶未盡，我也被組員推選為地下小隊輔，讓我頗感歡喜，竟因太感動而意外地在最後發表感言時落淚。最讓我懷念就是最後一天的成果發表，雖然付出很多心血和體力，可是最後換來的成果真的非常值得，我也獲得最佳個人獎的肯定，因這次的活動，才知道自己仍有許多領域涉略明顯不足，我也會利用平常閒暇時間多充實自己，希望未來走傳播之路時能夠累積更充足的實力，我們那組所「堅持的清流」也才有實現的一天。

我也一定會盡我所能朝目標邁進，希望都能如願改善現在的媒體型態，所學到的一句話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做總比沒做的好！」至少願意付出力量，我堅信總會有改變的一天！這也是每個想當傳播人所共有的使命吧！未來的一切誰也不敢肯定，但我會謹記最初的堅持和理想永不放棄，也鼓勵所有為堅持理想而付出努力的人並替他們加油打氣，更謝謝這次承辦的工作人員和小隊輔，謝謝你們的付出，也特別謝謝第一隊輔的協助

和郁欣學姐的鼓勵，以及所有為這次活動所付出的人，謝謝你們我才有機會更加成長。希望明年能有機會再參加這樣有意義的營隊，也希望能有一天我有實力當上小隊輔和更多人分享經驗，不論我讀的科系我未來都會朝著當一位具有真正實力和素養的記者努力，也希望能盡一己之力為社會貢獻，也為自己的夢想努力！





# 成為「耳聰目明」的閱聽人

文／管中祥（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

許多的人對新聞工作充滿夢想，我也不例外，記者便是我小時候的志願之一，大學聯考的所有志願都和新聞傳播有關。雖然，曾斷斷續續參與過一些媒體工作，但始終沒有正式進入新聞界。

這幾年，媒體成了社會亂源，記者對自己工作也感到無奈，想辭職的人越來越多，只是新聞媒體不僅對社會的影響力大，更是民主社會的必備角色，因此，如何養成具正義感、有媒體與文化素養，並且能堅持理想的媒體人，也成了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關心的議題，因為這樣的理由，我們在今年暑假開辦了「成為與眾不同的媒體人—2006媒觀新聞營」。

既然要與眾不同，在課程的安排上，就不能只重視「技術」與「實務」，因此，我們邀請了在收視率至上的商業媒體中，仍然堅持實踐理想的媒體朋友和學員分享一路走來仍能始終如一的心情故事；為讓學員能有多元文化的視野，未能從事新聞工作時，能對不同的社會群體有更多的理解與關懷，我們也邀請了長期從事社會改革的朋友，帶著我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當然，媒體環境的複雜與現實，是每一個對媒體工作有興趣的朋友都必須先認清的，因此，解構媒體的課程更營隊的重頭戲，此外，結合新聞工作的團康遊戲、紀錄片導演隨片登台、感動與震撼的「黑手拿卡西樂團」現場演唱，更是我們絞盡腦汁的精心安排。

營隊結束前的最後一堂課，大家很沈重，也很開心，沈重的是，我們即將散去，也理解到新聞工作並不如原本以為的那麼好，開心的是，在營隊裡思想與理想衝擊，讓大家在認清新聞工作的現實後，重新找到出發的力量，當然，有些人也因此想遠離新聞工作，然而，即使如此，學員們多了些對社會的理解與關懷，至少，在新聞營的「訓練」中，所有的學員都已成為「耳聰目明」的閱聽人，不再輕易受到媒體左右。

## 媒 觀 讀 冊

## 「有怪獸」兩段式觀影札記



文／西瓜

初次觀看「有怪獸」時，我的身分和片中的傳播科系研究生相同，對於媒體有許多期待、許多不滿，總希望線上媒體工作者能團結起來，共同抵制可怕的媒體怪獸，尋回新聞工作揭露不法、追尋正義的真意。

相隔一個多月，我從監督媒體的民間組織，轉換到被監督的媒體企業工作，對於「有怪獸」所紀錄的內容，漸漸產生了另一層新的體認。

首先是記者的工作特性，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團結勞方記者抵制資方不合理要求」這回事。無論平面或電子媒體記者，一天中多數時間都在各地採訪、參加活動，除了回報當天的新聞重點外，記者與公司或主管的聯繫並不是太緊密。而同公司或同組的記者，往往各自有負責的路線，若無特殊情形，平日碰面機會極少。當同一個組織內的工作者被分散到不同工作地點，僅以電話分別與總部連絡時，這一群工作者之間的連結關係是相當薄弱的，集結團體力量對習慣單兵作戰的媒體工作者而言，因而是個技術難度甚高的問題。

再者，依據個人觀察，記者寫稿或報導的重點，往往是由主管決定，而此種製作新聞的脈絡，具有激化或扭曲新聞的負面功能。首先是報稿時，主管會透過電話和記者「溝通」，確定採訪的重點。稍晚寫稿時，主管可能再次確認稿件處理方向。稿子送出後，主管與編輯人員還有最後的稿件刪修權與標題命名權，因此一篇稿子的最終面貌不是記者可全權處理的。在此種操作模式下，未到現場的主管總希望突出新聞事件最衝突、最爭議的一面，而記者在主管漸進式的要求下，可能會調整焦點以符合長官需求，如此一來，原先不是重點的激動場面，往往替代了核心問題的討論，成為新的、但不必要的新聞主打。

雖然入行未久，對於新聞產製的過程也尚未瞭解透徹，但個人以為與其把有怪獸中的「灌票事件」當作一個單純的收視率競爭現象，不如將之視為一個被許多綿密環節層層積累出的媒體問題。這個問題的形成有其運作軌跡、操作模式與意識形態，若要真正拆解此類問題，僅是標舉個人道德觀、彰顯新聞意理無法竟全功，須佐以檢討新聞流程、重新審定新聞價值、積極建構記者勞工意識等微鉅兼備的功夫，媒體環境才可能改變，「有怪獸」才不會變成系列片，年年都有新亂象可以探討。



## 7 月

- 07/05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聯合新聞稿：期待NCC有效督促媒體自律及結構改革。
- 07/06 1.九十五年度第三季國人自製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推薦結果公布記者會。  
2.媒體觀察專刊02出刊。  
3.「看！媒體-媒觀報告」第二期出版。
- 07/08-10 成為與眾不同的媒體人--2006媒觀新聞營。
- 07/12 至雲林土庫國小演講。
- 07/17 出席教改總體檢論壇。
- 07/20 協辦「我健康看電視-新電視運動」。
- 07/21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針對大法官會議作出NCC組織法部分違憲之聲明。
- 07/26 與公共電視合辦【有怪獸】第一部「媒體看媒體」紀錄片首映會。

## 8 月

- 08/03 至雲林鎮東國小演講。
- 08/11 1.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對「原民台台長遴選爭議」之聲明。  
2.出席NCC「電視新聞暨新聞談話性節目收視率問題座談會」。
- 08/14 出席民間司改會主辦第31場憲改俱樂部：媒體與新聞自由。
- 08/16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關於「男子持剪刀攻擊路人的事件」聲明稿。
- 08/22 與小蕃薯網站合作「你最喜歡的電視節目-優質兒少節目票選」活動開始。(8/22-9/20)
- 08/23 出席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民參與通訊傳播監理機制行動方案」(草案)諮詢會議。
- 08/25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聲明：譴責暴力事件 政論性節目應堅守理性對話方針。
- 08/28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對中國時報不當報導之聲明。

## 8 月

- 09/01 1.媒觀、記協合辦從「王建民事件」再出發 一記者如何避免侵害人權的採訪及報導記者會。  
2.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大眾傳播工會聯合會「九〇一保障媒體勞動權益運動」訴求：維護工作權、落實勞動條件、強化集體協商。
- 09/13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針對近日「反貪腐」靜坐報導聲明。
- 09/14 與南洋台灣姐妹會、婦女新知以及國際勞工協會代表前往東森電視台，抗議東森新聞歧視與污名化外籍配偶。
- 09/1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視妙管家」網站維護採購案開標。
- 09/22 至羅東高中、宜蘭高中演講。
- 09/23 主辦「原住民族與公廣集團的對話」座談會。
- 09/2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視妙管家」網站維護採購案簡報。
- 09/30 至宜蘭社區大學演講。

# 贊助媒觀 改革媒體 讓我們一起鬥陣相挺

捐款1000以上

可獲媒觀電子報、媒觀會訊(季刊)、優質節目特刊、另可獲以下贈品(擇一)

1. 把名字找回來DVD(導演:馬躍、比吼)
2. 那一天我丟了飯碗DVD(導演:廖德明)
3. 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作者:陳順孝)
4. 台灣傳播研究史(作者:林麗雲)
5. 解/構媒體:媒體公民教戰守則(作者:陳炳宏)

捐款2000元以上

除定期收到媒觀電子報、媒觀會訊以及優質節目專刊之外,可獲以下贈品(擇一)

1. 家園重見一走過九二一影像報告
2. 或以上1000元贈品四擇二

捐款5000元以上

可獲得以上全部贈品

贈品數量有限,若贈送完畢,本會將以其他贈品替代。

本會劃撥帳號:19149651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 MyShare 網路書籤

MyShare網路書籤的服務特色:

- 超強分類彙整的網路書籤整理功能
- 輕鬆匯入IE我的最愛,走到哪用到哪
- 閱讀網友分類整理後的精選文摘
- 直接儲存網頁的網路剪貼簿功能
- 認識有相同喜好興趣的朋友
- 隱私權限可自由設定
- 完全不需任何費用的終身免費制

馬上到智邦生活館MyShare來體驗網路生活的New Style

MyShare網址:<http://myshare.url.com.tw>

發行人 || 管中祥

主編 || 林玉鵬

執行編輯 || 吳儒佳

美術編輯 || INSIDER 工作室 (yhlee0924@gmail.com)

財團法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106 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37號 4樓

TEL (02) 2703-4035 FAX (02) 2703-2695

E-mail: [media.watch@msa.hinet.net](mailto:media.watch@msa.hinet.net)

website: <http://www.mediawatch.org.tw>